

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講座

“蘇共黨史”第五章

江 流 講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稿)



中國青年出版社

“苏共党史”第五章所講的，是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兩年多的事情。在這些年代里，曾經低落的革命運動，又重新高漲起來了。布爾什維克黨一方面團結和領導群眾去準備新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批判各種民族主義的同時，全面地從理論上論證了黨的民族綱領。由於民族問題是一個比較複雜而又富有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所以我們準備着重介紹這個問題；至於當時的歷史情況，只是簡單的作些說明。

在這一章里所要講的題目是：第一，革命高漲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活動；第二，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第三，民族殖民地問題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民族綱領；第四，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歷史經驗。

一 革命高漲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活動

革命的來潮，不是偶然的。“六三制度”沒有消除引起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基本矛盾，相反地進一步加深了這些矛盾。一九一〇年以來工業的活躍，使工人階級人數更加增長和集中；但是，他們的生活卻一天不如一天，加上警察制度的迫害，更使工人難以忍受下去。從一九一〇年末開始，群眾的革命情緒逐步增長，到一九一二年四、五月間，就進入了革命高漲時期。這次革命高漲的導火綫就是連拿事件。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沙皇劊子手殺傷了連拿金礦罷工的工人五百多名。這件慘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憤怒；為了回答沙皇政府的暴行，幾十萬工人掀起了罷工和遊行示威的浪潮。工人階級的革命罷工，影響了廣大勞動群眾。在農村，斯托雷平的

改革，加深了階級的分化：日益貧困和破產的廣大農民，要求反對地主、富農的剝削和壓迫；風起雲湧的革命罷工，克服了農民的絕望情緒和渙散狀態，喚起他們加入了鬥爭。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四年，農民的發動就有一萬三千多次。此外，革命事件在沙皇的軍隊中也不斷的出現。顯然，新的革命已經逼近了。

為了把這個革命高潮引向新的革命，布爾什維克黨認為一方面要宣傳黨的基本革命口號：成立民主共和國，施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要援助並且擴大群眾的革命運動，尤其要注意發動農民。要實現這些任務，必須首先加強秘密黨的建設，因為在反動年代，布爾什維克黨的秘密組織雖然保存下來了，但是要領導起日益增長的革命運動，還需要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這些組織，並且建立和健全它的各級領導機構。但是，僅僅有黨的秘密組織還是不夠的，這不僅因為沒有合法組織，地下黨就很難發展；而且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黨要團結、教育和領導廣大群眾，也必須掌握各種合法組織。可是，在革命高漲開始的時候，雖然秘密組織已經完全掌握在布爾什維克的手中，但是工人的合法組織，例如杜馬黨團、報刊、保險社、職工會等，卻還沒有完全從孟什維克手中奪取過來。取消派分子通過這些合法組織，企圖把工人引向改良主義的道路，用“請願運動”代替群眾革命鬥爭。因此，從合法組織中驅逐取消派，大力擴展合法鬥爭，使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配合起來，就成為當時黨的最迫切的工作。

布爾什維克黨在這個時期有效地利用了兩個全俄性的合法據點，就是真理報和第四屆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真理報是隨着俄國革命運動的重新高漲而誕生的。真理報是真正的工人報紙，即是靠工人的錢來維持，並且執行黨的路綫的報紙。真理報是黨手中有力的武器，在領導和支援工農革命鬥爭方面，在鞏固黨的組織和擴大黨與群眾的聯繫方面，在教育新一代的革命工人方面，

在从合法組織中赶走孟什維克以及跟其他机会主义者作斗争方面，真理报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真理报教育了一整代革命工人，正是这些工人后来胜利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維克还很好的运用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合法据点——杜馬党团。党把反动的黑帮杜馬变成了自己攻击專制制度的講壇，和組織教育群众的工具；并且利用杜馬代表的身份，掩护了党的秘密工作。除此而外，党还巧妙地利用了其他的合法斗争形式。党运用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配合的正确策略，結果就把孟什維克从合法組織中驅逐出去，把广大群众团結在自己周圍，領導他們走向新的革命。

一九一四年，罢工运动更强烈地开展起来。在这一年的前六个多月，参加罢工的就有一百四十二万五千人，接近于一九〇五年革命开始时期罢工运动的規模。五月巴庫工人的总罢工，各地为声援巴庫工人而举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彼得堡的七月革命事件，都表明革命的前哨战已經开始了。許多地方警察向工人开枪，有些地方工人筑起了街壘，甚至連沙俄的首都都变成了准备作战的营地。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帝國主义大战爆發了，这次大战使革命运动的高漲暂时中断了。

在革命高漲年代，布尔什維克党所以能够团結各族工人走向革命，除了以上所說的以外，还因为党克服了民族主义的逆流。反动年代以來，資本主义的發展，促進了各被压迫民族的觉醒。沙皇政府对异族人民的殘害，以及黑帮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橫行，激起了地方民族主义的濁流。这种濁流甚至滲進社会民主党党内來了，取消派、崩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及各种民族主义者，企圖用反动的“民族文化自治”綱領來代替党的馬克思主义的民族綱領。此外，当时在國際方面，帝國主义大战正一天天逼近。資產階級为了从思想上准备战争，到处鼓吹沙文主义；而第二國際的机会主义也來帮助他們。在这种情形下，民族問題就成了当时革命斗争中的

一个極其尖銳而迫切的問題。于是，布尔什維克党就來着手解决这个問題。在这方面，列寧所寫的許多有关民族問題的著作，起了極大的作用。这些著作，不僅徹底粉碎了各种民族主义的观点，并且系統地闡明了馬克思主义的民族問題理論和綱領。現在我們就來談談民族問題。

二 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論

民族，这是一种歷史上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以四个共同特征为基础而組成的。这四个特征就是：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

首先，共同語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語言相同的不是一个民族——如像英吉利人与美利坚人都說英語却是兩個民族，但是一个民族必須有共同的語言，沒有一个民族是用各种語言來說話的。因为語言是人們交际的工具，人們要進行共同的活动，就需要有彼此都懂得的共同語言，不然，就無法結成一个民族。

但是，僅僅有这一个共同特征，还不能構成民族，民族的形成是人們長期交际和共同生活的結果，而長期的共同生活就需要共同的地域。所以，共同地域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是，縱然人們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上，并且使用着相同的語言，可是当他們还只是各个孤立的單位，彼此缺乏經常的經濟联系的时候，仍然不能結成統一的民族。只有当生產和交換的發展，使組成民族的各部分之間建立起劳动分工和經濟联系的时候，也就是說，原來彼此隔絕的各个地区，联合成为統一的經濟整体的时候，民族才形成起來。所以，共同的經濟生活就是民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此外，还可以看到，同一民族的人們，不僅有着共同的語言、地

域和經濟生活，而且有着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心理素質用粗淺的話說，也可以叫做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本身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它既然在民族文化中表現出來，就是可以捉摸的了。例如，在每個民族的音乐、戲劇、文学和建筑中就反映了它的民族性格，同樣也可以從某一個民族的諺語、民謠和民間傳說中考察這個民族性格的特點。在這裡應當說明，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心理素質或者民族性格，絕對不同於反動的民族論者所謂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性”。他們所說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性”等等，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神秘東西。例如，我國的梁漱溟認為“民族品性”的由來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先天的遺傳；另一方面是“由民族文化陶鑄而成”的。前一種說法，大家一聽就知道這曾經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用來作為侵略工具的怪論，現在仍然被美國、英國殖民主義者所襲用。在中國，蔣介石也用過這種怪論辯護他的大漢族主義。後一種說法的荒謬之處，首先就在於它把民族性格跟民族文化分開，使民族性格失去了表現它的民族文化，而只剩下民族性格的本身；既然民族性格的本身是無法捉摸的，那末就可以任意捏造各種各樣的“民族品性”了。大家知道，梁漱溟正是這樣偽造了十幾條所謂中華民族的“品性”，他把反動的封建階級的階級“品性”說成是中華各民族的“民族品性”。其次，這種觀點的根本錯誤在於他把民族性格說成是由民族文化所造成的，這樣就抽掉了民族性格賴以產生的物質根源。事實上，民族性格既不是“先天的遺傳”，也不能從民族文化上找到它的根源。民族性格是由這個民族的物質生活條件和具體歷史環境所決定的。例如，漢民族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在人多、地少、生活苦的条件下耕作和勞動，不斷地和內外壓迫者進行鬥爭。就在這個生產勞動和社會鬥爭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漢民族的許多高貴品質，像勤勞、勇敢、富有智慧和革命傳統等等。當然民族的生活條件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

所以，民族的心理素質也會隨着發生改變；可是，既然民族心理素質在一定的時期內相當穩定的存在着，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所以，共同的心理素質，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民族特征。

總起來說，民族是由上面所說的四個特征構成的，雖然四個特征不是起着同等的作用，却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這四個特征都具備了，才算是一個民族。當然，在把各個民族拿來作比較的時候，顯得比較突出的有時是“民族性格”這個特征，有時是“民族語言”這個特征，有時又可能是別的特征，地域或者經濟條件。但是，只要這些特征缺少一個，那就不能成為民族了，民族是這些特征的總和。只承認某一個特征，例如認為民族性格是民族的唯一特征，把民族說成僅僅是“性格共同体”或者“文化共同体”，甚至“精神共同体”，這是唯心主義的民族論。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是從民族的物質生活條件來說明民族和民族意識的，它把民族看成包括有物質要素和精神要素在內的四個特征的人們結合體。

這樣的一種人們共同体自然是很穩定的，決不像帝國主義者所奢望的那樣，可以輕易被拆散，或者被同化。目前帝國主義者人為地分裂越南、朝鮮、德意志，這是違反這些國家的民族願望的，所以，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是必然要失敗，越南、朝鮮、德意志遲早總要恢復成為統一的獨立的民族國家。

當然，說民族具有莫大的穩定性，決不是說民族是僵死的東西，是自古就有的、始終不變的東西。民族是一定歷史時代的產物，不能把民族同種族、部落混為一談。其實，種族是按照膚色、毛髮等等表面上不同的生理特征來區分的，它起源於史前時期。氏族和部落則是原始社會的人們集團，它是根據血統關係組成的。而民族既不是種族共同体，也不是部落共同体，民族是由若干種族和部落的人們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結成的。它有自己的產生、發

展和消亡的歷史。

民族產生于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早在資本主義出現以前，民族的一些要素已經逐漸形成，但是那個時候這些要素都還處在萌芽狀態。以後，隨着資本主義的興起，統一的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形成，這些潛在的民族要素才變成民族的現實特徵，民族才初次形成起來。列寧說過，“民族是資產階級的社会發展時代底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①這種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形成的民族，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例如，英吉利、法蘭西和北美利堅等就是這樣的民族。資產階級民族如同資產階級社会一樣，是由利益對立的階級組成的，所以，列寧說，每個現代民族中都有兩個民族。資產階級民族的主要領導力量是資產階級和它的民族主義政黨，所以這種民族的社会政治內容和思想內容就是：為了所謂“民族統一”而鼓吹民族內部的階級和平；掠奪異民族的領土來擴大本民族的領土；不信任和仇視異民族；壓迫少數民族；同帝國主義結成統一戰綫。以上這些，就是資產階級民族的本質特點。這種民族的命運是和資本主義密切相聯的，它自然要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的消滅而退出歷史舞台。但是資產階級民族的消滅並不就是一般民族的消滅，相反地，在資產階級民族的廢墟上，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民族，即社會主義民族。

資產階級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這是本質不同的兩種民族類型。如果說，資產階級民族的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制度，那麼，社會主義民族的經濟基礎則是社會主義制度。如果說，資產階級民族在封建社会內部就已經開始形成，那麼，社會主義民族卻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以後，在工人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這種新式的民族，一般說是在資產階級民族的廢墟上生長

^①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九頁。

起來的，它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資產階級民族的結果。所以，这种新型民族，按其領導力量、階級成分、精神面貌和社会政治面貌來說，都根本不同于旧的資產階級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在这方面的本質特点是，團結和領導民族的力量是工人階級和它的政党；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工人階級和劳动農民在民族內部結成联盟；徹底消滅民族压迫的殘余，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为了各民族的友誼和國際主义的确立而消滅民族主义殘余；同一切社会主义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組成統一戰綫，反对帝國主义。社会主义民族最先在苏联形成，例如現时的俄罗斯民族，烏克蘭民族，別洛露西亞民族等等都是这样的民族。在中國，漢族等民族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民族形成的时期。在現階段，这种新型的民族，也正在欧洲各人民民主國家里形成和發展。

但是，民族在將來是要消亡的。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僅要消滅民族間的敌視和隔閡，使各个民族互相親近，而且還要消除民族間的差別，使各个民族溶合为一体。將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一切國家得到勝利以后，人类將經過一个很長的过渡时期，才能走到各个民族的溶合。这个过渡时期是被压迫民族的完全解放，各个民族的繁榮，民族間的國際联系發展的时期。要达到各个民族的溶合，必須使各个民族得到充分的發展和繁榮，这就是民族發展的辯證規律。在現階段，社会主义虽然已經成为世界体系，但是還沒有在一切國家都取得勝利的时候，社会主义不但不抹煞民族的差別和特点，相反地，要保證各民族全面的發展和繁榮，并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徹底解放。这就是在我們瞻望民族發展前途的时候，在目前的社会主义民族發展和民族关系上必然并且必須得出的現實結論。

三 民族殖民地問題和布尔什維克党的民族綱領

民族問題不是孤立的，它是革命總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应当根據不同的社會環境和革命發展階段具體地觀察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相聯着，每個階級都按照自己的觀點，自己的要求來理解和處理民族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正是根據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來解決民族問題的。可是，民族問題也有它本身發展的規律，只有了解了這個規律，才能正確地解決民族問題。現在我們就來談一談民族問題和民族運動的產生、發展和它的前途方面的一些問題。

民族運動興起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本主義徹底戰勝封建制度的時代總是和民族運動相聯的。因為民族運動的經濟基礎，就在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國內市場，要求把本民族的地域用統一國家的形式結合起來。所以，建立民族國家，是一切民族運動的共同趨向。在西歐，隨着封建制度的崩潰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人們分別形成了民族，並且和這個過程相適應建立了各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這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國家。例如，英吉利民族同時也就是英吉利國家，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等等也是如此。但是，在東歐的情形卻有些不同：當西歐形成民族國家的時候，在東歐卻結成了一些多民族國家。這是因為這些國家在資本主義還沒有充分發展，民族還沒有形成以前，為了抵禦外族的侵犯，就已經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國家。這是由多民族組成的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國家。在這些國家里有一個強大的居于首領地位的統治民族，同時還有若干弱小的處於附屬地位的被統治民族。因此，這些多民族國家就成了民族壓迫和民族鬥爭的策源地。以後，隨着資本主義

的發展，被壓迫的各個民族也開始團結為現代民族，但是他們却已經不能同時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因為統治民族中的統治者不允許他們從自己統治的國家里分離出去，於是覺醒了的被統治民族就進行反抗，展開了民族運動。

這是民族問題的第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民族壓迫的組織者，主要是封建君主國家和統治民族的地主、資產階級。被統治民族為了反對這種民族壓迫而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它的鋒芒是反對封建制度的，所以，它在歷史上就具有進步的作用。但是，這個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既然是被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帶有資產階級的局限性。當時推動資產階級去進行民族鬥爭的第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反對外族資產階級的競爭，保證自己有本民族的市場。當然鬥爭不限於市場，統治民族的資產階級，還多方面迫害被壓迫民族，剝奪他們的各種政治權利。這樣，鬥爭就由經濟範圍進入政治範圍。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為了取得鬥爭的力量，就力圖把工農群眾集合在自己的周圍。資產階級打起了民族主義的旗幟，把自己狹隘的階級利益冒充為全民族的利益，以便利用工農群眾來為自己謀利益。當時，工農群眾因為受到民族壓迫的嚴重損害，也就參加了民族運動，從而使這個運動帶有了“全民的”性質。

馬克思主義者完全承認當時民族運動的歷史合理性，因為這些運動雖然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它畢竟還是反對民族壓迫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強調指出，要嚴格地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劃清界綫，要保持無產階級在這種運動中的獨立性，並且爭取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

在民族運動的這一個時期，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族問題看成是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正如無產階級支持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革命運動一樣，無產階級也支持那種目的在於反對封

建君主制的民族运动，至于那种效劳封建反动势力的民族运动，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决反对。不僅这样，馬克思和恩格斯还認為，就是爭取民主的民族运动，也必須服从無產階級的切身事業，服从無產階級革命的事業。因为只有無產階級的勝利，只有消滅了階級對抗，民族間的壓迫和敵視才會最終消除。当然，这决不是說因此可以忽視反对民族壓迫的斗争，相反地，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是無產階級的责任。他們把这个思想概括成下面一个著名的公式：“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就支持了愛爾蘭人爭取擺脫英國統治的民族斗争。因为剝削愛爾蘭農民曾經增強了英國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力量，如果愛爾蘭人的斗争取得勝利，那就会削弱英國資產階級，并且打破英國工人革命运动的消沉状态，从而有助于英國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革命事業。

民族問題不是始終不变的。一般地說，資本主义上升时代是民族問題的第一个时期，帝國主义时代就進到了民族問題的第二个时期。帝國主义給民族关系帶來了新的特点。壟斷資本越出民族國家的范围，到处侵略其他國家和民族。結果，从前的民族國家变成了多民族的殖民國家，旧的多民族國家也把民族壓迫擴展到了國外。这样，帝國主义就把世界分成了两个营壘：一方面是少数壓迫民族；另一方面是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被壓迫民族。現在，民族壓迫已經建立在新的也就是壟斷資本統治的基礎上。在資本主义上升时代，資產階級曾經扮演过民族解放者的角色，帝國主义时代的資產階級却已經成为最大的民族壓迫者。因此，反对民族壓迫的問題就必不可免的和推翻帝國主义的問題联系起來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國主义的斗争，虽然从本國被侵占时候起就已經开始，但是，只是在第一次帝國主义大战，尤其是在偉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这个斗争才發展成为規模宏大的民族解放运

動。以前只是對少數多民族國家才有意義的民族問題，現在已經和殖民地問題匯合起來。於是，民族問題也就由部分國家的國內問題擴大成為國與國之間的問題，也就是說，變成了帝國主義列強為爭奪殖民地而鬥爭的問題，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國際問題。可見，民族問題的第二個時期，不僅就它的範圍說來，已經和第一個時期大不相同，而且它的內容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時，民族問題按它的階級內容來說，基本上是個農民問題。因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大部分人口是農民，農民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基本軍隊。當然，這不是說可以在民族問題和農民問題之間劃一個等號，民族問題更加寬廣，它除了農民問題之外，還包括有民族國家、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問題。

在這個新的歷史條件下，列寧宣布民族殖民地問題已經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這是因為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勝利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方向，开辟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时代。這時，帝國主義世界已經被突破了一大缺口，而其餘的部分也更加腐朽，因此也就更加依靠剝削殖民地過活。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遭到了帝國主義的反對；但是，它卻從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方面得到了積極的支持。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在本國消滅了帝國主義和民族壓迫制度，並且宣布願意支持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提高了國際主義覺悟，宣布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是這些深刻的變化，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一天天更加向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靠攏。因為被壓迫民族不和國際工人階級結成共同的革命戰綫，就不能從帝國主義束縛下解放出來。殖民地半殖民地無產階級的覺醒和它對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更促進了兩種革命的匯合。從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雖然按其社會性質來說，基本上還是民主主義

性質的革命，但是它却不再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對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大家知道，廣大的殖民地國家拥有丰富的原料、燃料、糧食和大批勞動力。帝國主義從這裡吸取了丰富的養料，因而它們就能够有力量去壓迫本國的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帝國主義賴以維持生存的后方基地。要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統治，不僅需要有帝國主義國內工人階級在正面戰場上打擊敵人，而且需要使敵人的后方革命化，有民族解放鬥爭從敵后打擊敵人。只有前方和后方的鬥爭結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勝利，才更加有了保證。各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各個殖民國家的工人階級，要跟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結成共同的革命戰綫，就必須積極地支持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在估計民族運動的革命性的時候，不一定要以無產階級對運動的領導程度、運動是不是有明確的革命綱領等作為標準，也不應該僅僅從個別國家的角度來觀察，而應該從世界革命的範圍來觀察。只要這種運動是打擊帝國主義的，那末它就是一個革命的運動，無產階級就應當支持它。

為了有力的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和解決民族問題，布爾什維克黨制定了自已的民族綱領。這個綱領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四點：

第一、承認各民族都有自決權是布爾什維克黨民族綱領的基礎。民族自決權的涵義，簡單的說，就是各民族都有權按照自己的願望安排本民族的事情。它有权实行自治。它有权和别的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也有權分离出去，建立独立的國家。但是，承認民族有自決的權利，並不等於允諾每个民族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分立。至於在一定的情況下，某一民族实行分立是否得當，黨要根據社會發展和革命發展的利益去判斷，以決定採取贊助或者反對的態度。

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主張民族自決權，並不是要使各個民族分立，而只是為了堅決反對民族壓迫，打破強制的聯合。因為不消滅帝國主義式樣的聯合，就不可能達到各民族的自願聯合。所以，列寧有時把民族自決權的提法，表述為一個簡明的公式：“為聯合而分離”。這就是民族自決權綱領的辯證的實質。

第二、區域自治也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重要辦法。區域自治就是在統一的國家之內，以民族聚居區為基礎的民族自治，這種自治的區域，是根據經濟情況、居民民族成分和生活習慣等等條件而劃分的。區域自治為各個民族在統一國家內的合作，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它既能考慮到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又能照顧到各民族的利益和特性。區域自治能夠發揮各民族地方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他們完善地利用本區域的天然富源，發展生產力。

第三、各民族在所有的權利上一律平等，也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則。對於散居的少數民族，尤其需要用國家的法律保障他們的民族權利。

第四、各民族工人國際主義的團結，是工人階級政黨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則。一切的工人階級組織，都必須按照國際主義的原則，在全國建立統一的組織。例如，黨的組織、工會、合作社等等。

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民族綱領採取上述各項原則，是從民族問題發展的規律出發的。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中，可以看出民族問題的兩個相反的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是各民族的覺醒，民族運動的興起，民族國家的建立。第二個趨向是各民族間的聯繫日益頻繁，民族界限的破壞，經濟生活和其他方面的國際聯繫的建立。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的普遍規律。第一個趨向盛行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第二個趨向在帝國主義時期占優勢。它表明資本主義已經成熟到正在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不過在帝國主義制度

下，各个民族接近的趋向，是采取剝削和压迫的方式实现的。很顯然，这种方式不僅不会促進民族間的接近，相反地勢必会引起分离的趋向，也就是被压迫民族力求掙脫帝國主义束縛而要求独立的趋向。因此，这里就有了兩個趋向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帝國主义条件下是永远不能解决的。它促成了多民族資產階級國家的瓦解。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說來，這兩個趋向却是完全一致的，它們不过是一个進步过程的兩方面：被压迫民族从帝國主义压迫下解放出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經濟基礎上平等自願的联合。布尔什維克党正是考慮到上述兩個客觀趋向，因此，在自己的民族綱領中，一方面坚持民族平等和承認包括民族分离权在內的民族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坚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义團結和各民族自願联合的主張。

現在，当社会主义已經變成了一個世界体系，而資本主义的危机一天天加深的时候，資本主义世界在民族問題方面又出現了許多新的情况。这里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民族解放斗争正蓬勃的發展，帝國主义殖民体系日益瓦解。我們知道，在一九三九年，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人口將近有十五億，而現在已經有十二億以上的人口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附屬地位。因此，完全消滅殖民主义制度的問題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虽然殖民主义者，首先是美國帝國主义者，并不甘心喪失自己的殖民地，他們除了繼續使用武力鎮压和挑撥离間的老办法以外，又采用一些对落后國家的“援助”和組織軍事集团等殖民奴役的新形式；但是，不管奴役形式怎样变換，都不能中止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解放的斗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工人階級及其政党是最坚决的战士。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則是这个解放运动最眞誠最積極的支持者。这种支持，不僅幫助了許多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政治独立，而且使他們也能够發展自己的独立經濟。这些國家現在用不着再向殖民國家乞求附有政治条件的“援助”，他們可以

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得到經濟和技術的援助。

現階段民族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原先的一些殖民國家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独立。这是因为美帝國主义奴役世界的計劃，不僅夺取了其他殖民國家的殖民地，而且把这些殖民國家本身也放在自己的統治和控制之下。例如英國、法國等殖民國家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战敗國的日本、西德就更不必說了。这样，衰老的殖民國家也提出了爭取民族独立的問題。不过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早已經变得反动了，他們出賣民族利益为美帝國主义充当奴僕，所以，爭取民族独立的領導責任就落到了工人階級肩上。这就是說，現在这些殖民國家的工人階級，不僅要支援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且要为本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斗争。而这种斗争和工人階級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联系起來了。

总之，現在在资本主义世界上，民族問題已經成为一个極其普遍而又非常尖銳的問題。虽然殖民國家特别是美帝國主义还在拚命掙扎，力圖挽救正在崩潰中的殖民制度，但是，他們無法抵擋巨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的冲击。殖民主义的末日到來了。

四 苏联解决民族問題的歷史經驗

前两个时期的民族問題，虽然就它的内容和范围來說是不同的，但是却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就是民族压迫的存在和加深。十月革命开辟了民族問題的第三个时期，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滅民族压迫和各民族友好合作的时期，是各民族發展和繁荣的时期。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勝利，摧毀了实行民族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因而使布尔什維克党的民族綱領得到实现。苏維埃政权从它建立的最初的时候起，就宣布了保障各